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楚天堑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灯下漫笔

锦鼠跳跃送福来

♣ 吴建国

今年是农历庚子鼠年，鼠与人类的关系密切，人们亲切地把鼠称为“锦鼠”或“金鼠”。“锦”是色彩鲜明华丽的意思；而“金”有金色、尊贵、贵重之意。鼠位居十二属相之首，自有它的尊贵，称它为“锦”也不为过。鼠虽为人类招来灾害，但也送来不少福气。

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老鼠就在地球上生活了47000多万年，在十二生肖中鼠排首位，人们一直以为是难解之谜，因此编就了老鼠失信于猫，又欺骗了老牛以争得第一的传说。其实，用现代人的目光来看，老鼠算得上精明无比。竞争中是需要斗智斗勇的，老猫睡觉误过了时辰是它太懒惰；老牛让老鼠骑在背上，老鼠抢了第一，是老鼠有敢为人先、当仁不让的精神。

古人以天干、地支记载年代，十二生肖是与十二地支相配组成。因十二地支在十天干之下，所以各取动物的爪牙，并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因为“子”时为夜里十一点至第二天凌晨一时，具有阴阳的双重属性，故选择动物时必须找阴阳具备的动物相配，而鼠前足为四爪，后足为五爪，是阴阳兼备的动物，所以在十二生肖中，老鼠和子时相配并理所当然地居于了首位。自然界中动物无数，仅老鼠兼具了这独特的属性，可谓奇特绝伦，盖世无双。

老鼠分布很广，遍布于南极以外世界各地，有极强的适应环境和繁殖能力。从赤道热带到极地冻土，从沿海的茂密森林到大陆腹地的沙漠戈壁，从低于海平面150米的盆地直至40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从地下或深水中直到几十米高的树冠，都有它们的身影。母鼠一年可繁殖5000只左右后代，至于子孙辈已多到无法计算。古往今来，人们祈求生命繁衍、子孙兴旺，于是，便产生敬奉子鼠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传递着祈子多福的情感。

鼠与人类朝夕相处，可称得上是人类的近亲。国际人类基因研究小组通过研究发现，老鼠基因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老鼠基因总数与目前已知的人类基因数量相近，且方便用作实验室研究标本，帮助深入研究人类遗传疾病疗法。人类利用老鼠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已超过百年，领域相当广泛，成果数不胜数，以老鼠为对象的研究已经17次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人类的健康是建立在一只只老鼠的奉献之上。因此，世界上每一种疾病研究的重大突破、每一种新药的发明、每一种人类机体功能的发现都是和老鼠的功劳分不开的。

一些非洲仓鼠经过训练成了扫雷、侦察爆炸物“专家”，为挽救人类生命立下汗马功劳。老鼠的嗅觉非常灵敏、身体轻盈，发现地雷后，它会抓挠地雷表面上的泥土，告诉人们哪里有地雷，即使它踩在地雷上也不会发生爆炸。一只探雷鼠花半个小时就能完成100平方米区域的扫雷工作，而人工扫雷则需要一周时间。以色列训练的“老鼠兵团”，可以准确无误地侦察出任何类型的爆炸物，包括伪装巧妙邮件炸弹。由于老鼠敏感性强，它还能预报将要发生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旱灾等，都能作出一定反应，提醒人类注意防范。

老鼠全身都是宝。鼠皮可做冬天御寒穿的袍子，唐温庭筠曾诗曰：“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栗鼠尾毛制成的笔称鼠尾，宋代黄庭坚在赠书画家米芾的诗中说：“万里风帆水著天，麝媒鼠尾过年年。”鼠肉也可食用，且还可以治病。《中药大辞典》载，鼠肉味甘性平无毒，煮熟内服或烧灰外用，可“治臌胀、小儿疳积、烫伤、冻伤、疮肿”等多种疾患。鼠革、鼠毛、鼠油历来又是国际市场上的紧俏货。

鼠年到来，鼠咬天开，开和谐发展之天，开中华复兴之天。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今天，人们应该趋利避害，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

夕阳楼（书法） 刘振江

诗路放歌

诗意郑州

♣ 钟海涛

登封

封罢中岳又登嵩，自为大功已告成。
汉朝风烟不复在，小县嵩阳改登封。
三教荟萃皆相顾，平安和谐大家庭。
文武兼备刚柔济，传道解惑禅武风。
遥听箕山洗耳泉，许由慎独留清名。
烦恼没有躲避处，敢于面对是真功。
峻极秀丽颍水清，牧羊小曲绕涧空。
银环拴保回山乡，男耕女织同劳动。
若要看天去观星，如喜听泉到石淙。
消闲寻幽何处觅，最美不过是小城。

荥阳

汉营在西楚在东，鸿沟两岸决雌雄。
楚河汉界今犹在，犹闻当年厮杀声。
梦得名篇《陋室铭》，惟吾德馨修真性。
陶翁采菊东篱下，不见南山见桃花。
黄河岸边寻幽处，花香醉倒玉溪生。
环翠峪里丽人行，诗人兴会唱大风。
虎牢关笼虎安在，冲破羁绊启航程。
东引西进图兴旺，和谐才是硬中硬。

新郑

轩辕建都号有熊，战败蚩尤成一统。
制造舟车事农桑，华夏从此有文明。
溱洧二水绕古城，春秋历史厚又重。
昔日繁荣已不在，作证唯有车马坑。
春秋纵横逐群雄，霸主争夺捷足登。
九鼎八簋僭周礼，王侯将相宁有种？
郑韩王国寿有限，城墙犹在人俱空。
岁月如歌新郑风，改革开放八面迎。

新密

打虎亭里汉画砖，密州历史有渊源。
背倚青屏寻乌金，金银花香绕尖山。
功计长远不在前，生态和谐能发展。
精雕细刻玉石功，超化吹歌醉田园。

巩义

河图洛书千古谜，伊洛交响聚灵气。
诗圣向天歌长泣，三吏三别问社稷。
一介书生志未酬，英魂含笑回故里。
宋皇亡命已驾西，风雨飘摇太阳夕。
往日风光不复有，庄稼地里寻遗迹。
修心探幽到浮戏，绿水青山忘归期。
华夏根脉代有续，谢老天然常香玉。
群星拱月遥相望，大河之南飞天起。

中牟

雁鸣湖畔飞鸿雁，惊醒梦中潘俊男。
欣闻风云变幻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遥想当年官渡战，以少胜多成佳谈。
破釜沉舟战背水，白纸可绘绿与蓝。

轻烟生远林（国画） 祝英公

新书架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经典》呈现中国作家的顶级阵容

♣ 付如初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设立迄今，已近40年，获奖作家近五十位，在读者中影响巨大。他们大多在文坛耕耘多年，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短”体裁领域的创作也是成就斐然，名篇佳作迭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从长篇小说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从作品到人，呈现作家创作的综合实力，全面展现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著名评论家潘凯雄认为“这套书的编选立意非常新，编选方式非常全面立体，设计也非常小巧精美。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更立体完整地了解茅奖作家的创作发展轨迹和在各个不同门类的艺术特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著名评论家贺绍俊更是直言“这套书相当于给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质量鉴定书”，他认为，相对于长篇小说更追求故事性的特点，中短篇作品更能判断一个作家在文学艺术性上的成就。“短篇小说讲一个片断、一种情绪、一种生活的局部的体验，要把它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文本去感染读者，这需要很深的艺术功力。”所以这部汇聚了中国顶级作家“短经典”的丛书非常值得阅读。

知 味

过桥米线

♣ 高玉成

从云南蒙自回来，一直对那碗过桥米线念念不忘。

过桥米线有一段故事。很久以前，一个书生为了科举考试，把自己封闭在南湖中的湖心岛上苦读。娘子给他送饭，每每送到湖心岛，饭菜就凉了。这天，娘子炖了一碗鸡汤，端到湖心岛后，发现鸡汤还是滚烫的。原来，鸡汤上面飘浮的一层鸡油，为鸡汤保存了热量。娘子大喜，把带去的菜和米线倒进滚烫的鸡汤中，书生从此吃上了热乎乎的米线。因为娘子到湖心岛要跨过一座小桥，所以后人把这碗米线起名为过桥米线。

一道菜、一碗面背后，就有一段历史故事，这似乎是中国饮食文化独有的现象。安徽臭鳜鱼，据说也是一个书生进京赶考，带的鳜鱼途中发臭，反复抹盐后偶然制成的。郑州烩面，是抗战时期一位厨师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将剩下的面和羊肉烩在一起发明的。其他如福建的佛跳墙，广东的龙虎斗，浙江的东坡肉等，也莫不如此。一顿饭不仅要吃得鲜美，还要吃出文化；不仅要吃得津津有味，还要吃得津津乐道，这恐怕是西餐难以想象的。

说话间，服务员端上来两个托盘，一个托盘上是青菜叶、菊花瓣、玉兰片、蒜苗、姜丝等10小碟素菜，另一个托盘上是鸡、鱼、肉、海鲜等4小碟荤菜。本以为是给大家共享的，没想到竟一人一套；顿时桌子上摆满了盘盘碟碟。接着，服务员又给每人端来一个比郑州烩面碗还大的大海碗，碗里剩着高汤，说是由鸡、鸭、火腿等熬制而成；上面飘浮着一层鸡油，滚烫却不冒热气。吃之前，服务员教大家先把荤菜放碗里烫，之后再放鹌鹑蛋，再放素菜，最后放米线。全部放完后，自己根据口味，再加入盐、味精、辣椒等调料，就可以吃了。

吃过桥米线，有点像吃火锅，盘盘碟碟一大桌。不同的是，过桥米线的配菜是有序入汤，一并入口，看起来像吃面条。一碗做好的过桥米线，赤、橙、黄、绿、白，五色俱全，吊人胃口。当地朋友问我味道如何，我只有两个字概括：鲜美；问我感觉如何，我还是两个字概括：过瘾！我不是美食家，平时吃饭也不大讲究，在我看来，只要味道鲜美，吃着过瘾，就很好了！

晚上在南湖边散步，当地朋友指着湖中的小岛说：那就是湖心岛。抬眼望去，岛上亭台楼阁，茂林修竹，早已不再是闭门苦读的清静场所，而是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了。那位书生也许未曾想到，他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留下了过桥米线；虽然没有金榜题名，却成就了云南蒙自的一道名吃；这也许是比科举功名更大的收获吧！

人与自然

缸里的金鱼

♣ 张向前

书桌上一塌糊涂，恍如日常的生活。

书是主角，占去了半壁江山。左上方竖立着一排整齐的书，左边是一沓稿纸与书的混合物，高度盈尺。一个手提电脑居中而卧，旁若无人。一架红色顶架的台灯诺诺傍侍，一个咖啡色的笔筒满员候命。书桌的右上方是一架昂首展翅的战斗机模型，金灿灿的样子仿佛在蓝天上翱翔。一个白色透明的玻璃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散发着迷人的清香。就在鲜花和飞机之间，有一口小肚大，直径约20厘米的鱼缸。金鱼就倔强地生活在这杂乱之中。

头俯贴过去，在凹凸形的玻璃作用下，我脸上的器官被放大，被解构，被独立。探照灯般的圆溜溜的黑眼睛，干渴而充满血色的嘴唇，粗大毛糙的两个鼻孔，密密麻麻如钢针一般的胡须……五官被分解得一块一块的，不知金鱼如何阅读这些具象的东西，它不知道这头颅后面的思想与情感。在它的眼里，我是一个还是多个物件的组合体，我是一个人物还是一个怪物，不得而知。

那天，路遇一老人，三轮车上载一方形大鱼缸，一大群金鱼游弋其间，大小相混，拥挤不堪。兴起，遂掏钱置缸选了几尾一寸来长的小金鱼。路边行人顿足，选之买之。买主大多是看大小、活跃度、颜色等，全然不考虑鱼的品德、思想、意志、心情和爱好。

鱼缸洗刷了好几遍，才在龙头接上了新鲜水，再将塑料袋里的水和鱼一起倒了进去。卖鱼的老者专门交代要留下一些袋里的水倒进缸里，问之为何，却又嗫嚅不语，仿佛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只得照做。

鱼缸何处安家。寻来觅去，书桌右上角的杂乱中腾出一小块地儿，算是尘埃落定。

越活跃的越容易夭折。当晚有两条金鱼止不住地穿行跳跃，不知疲倦，在鱼缸里上下翻飞。夜间睡觉时，还偶尔听到金鱼碰壁的声响，撞得人心疼，鱼儿不疼么？果不其然，今晨起来，两条金鱼已经彻底告别了这个它为之雀跃的世界。一条鱼躺在地板上，眼睛睁着，已经奄奄一息。它离开了原本生活的环境。当然也许它是一不小心，也许是它有意为之。它的双眼仿佛在告诉世人，脱离原来的圈子，离开固有的因素是很危险的。我虔诚地蹲下身子，用一块巴掌大的卫生纸把它包裹起来。

另一条鱼仍在缸中，眼睛也睁着，鱼缸里水漾着，它有点小小地浮动，恍惚还有生命迹象。它可能是累的，力竭而衰，心竭而死。它实在太奔波了，需要换一种方式来平衡：安静。只有安静，才能让它的心得到彻底休憩。

生命总是值得尊重的。捧着它们下了楼，一排冬青挺拔而立。我在树隙间找了一小片空地，用枯树扒拉出一个方形的坑穴来，庄重地把两条金鱼放了进去。不知它们能否化为新的泥土，以另一种形式滋养这些绿色的生命。

隔日，又有一尾鱼光荣了。

妈，金鱼怎么又死了一条？

不知道啊，我忙着没有去看呢。

闺女，又死了一条金鱼，怎么回事呢？

闺女八岁了，刚上小学二年级，活泼好动。

闺女睁着大大的眼睛，很无辜地说，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捞出有些僵硬的金鱼，见脊背处有一小片乌黑的色泽，约有小指指甲大小，不仔细观察还不易发现。

处理完金鱼，我坐在桌前仔细察看鱼缸，终于发现端倪：缸里多了一块小石头。

那块石头或许是谁有意扔着玩的。

看着同伴一个一个离去，不知唯一的这只金鱼做何感想。

我贴近玻璃，近距离地观察它。金鱼不停地嘬水，不停地以腮呼吸，腮以下的两片鳍轻轻地扇动着，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上移，或者游动。它也观察着我，时而远，时而近。那张小小的嘴唇从不停止翕张。假如它是个人，它也许会是个很好的演说家，或是个善于获得民意的政治家。

窗外篱笆，水流蜂飞，有破碎的狗叫和鸟啭的声音隐约传来。天瓦蓝瓦蓝的，人字雁行破空而来，箭矢而去。咫尺即是天涯。世界看似宽广无垠清澈明亮，实则逼仄艰深羊肠难行。

金鱼是人的玩物，或者宠物，人呢？是大自然的仆人，还是宇宙天地的宠物。上帝冷漠，若无其事地观望着太阳下发生的一切，雪崩、海啸；地震、山洪；火灾、泥石流；从不提醒，也从不施救。

金鱼浮游自在，看似无忧无虑的样子。它能从一个个放大变形的器官上，感受到人类独有的那份温暖与仁慈？

连 载

老三义听圣承这么说，只是微微一笑，道：“你让我分，我倒是有个说法。钱是尚得哥的，是沈家的。圣衍当然没的说，但圣承和圣传现在是王家人，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分？不然就从今天起，你们俩认祖归宗，还回沈家去吧。”

圣承一怔，还没来得及答话，圣传却痴痴地看着老三义，忽然哽咽道：“爷爷，我爹我娘不要我，您也不要我了吗？”

圣传岁数还小，声音也尖，一边哭一边磕头，翻来覆去就是那句“您也不要我了吗”，声声都敲打在众人心头。老三义表情一变，长叹摇头。圣衍闻言皱紧了眉头，两拳紧紧攥着。徵茹心跳得轰隆作响，紧紧地盯着圣衍的后背。圣承知道这个节骨眼上心软不得，便一咬牙，朝圣传一耳光扫了过去，大声道：“混账东西！爷爷对咱们这么好，咱们就算姓了沈，还能不要爷爷了？”

岂料圣传毕竟是孩童的底色，冷不防被打了一巴掌，蓦地撒起泼来，哭嚷道：“要姓沈你去姓，我就是要姓王！我不要钱，我就是跟爷爷在一处！”

圣承又羞又急，急促地道：“我是说——”

“够了！”圣衍冷冷地道，“一切都听长辈的！你欺负兄弟，算什么？”

圣承转脸看着圣衍，眼眶都要睁裂了，道：“我欺负兄弟？你摸摸良心，你有没有欺负过兄弟？”说着撩开上衣，露出胸前密密麻麻铜钱般黑黝黝的伤疤，嘶哑了嗓子道：“在牢里五个多月，你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制钱烧得通红，拿铁筷子夹了一个个放我身上，那滋味你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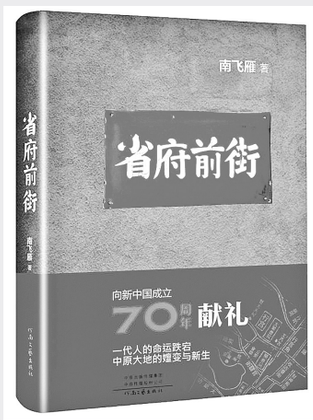
“四年前的事，难为你还记恨着。”圣衍冷笑道，“可你忘了，是谁卖了郑州一间房子，打点官府救的你！”

圣承此刻已是撕破了脸，寸步不让道：“那是爹留下的产业，我也有份！你这个人情我不认！”

徵茹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叫了一声道：“太姥爷，您说句话，别让我爹和我二叔再争了！”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吃惊不小，涨红了脸，忙低下头去。圣承并不示弱，厉声道：“你们爷俩在，我就怕了不成？大不了从今往后就是仇人，欺负我老实，没门！”

“都少说两句吧。”老三义淡淡地道，“今天的事，说到天上去，也成不了仇人。”他缓缓地摇摇头，又道：“圣传，不枉爷爷疼你这十几年。你不愿回沈家，这是你的孝心，爷爷记在心里了。至于圣承，你是愿意回沈家的吧？”圣承脸上肌肉抽搐，也不说话，狠狠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老三义点头道：“也好。我那不争气的女婿死得早，圣人说长兄若父，圣衍身为沈家独子长孙，又正当壮年，当然是你们沈家一家之主，你既然回去了，凡事都要听你大哥的。如有顶撞，就是大逆不道，我老汉就是拼了命，也要替我尚得哥做这个主！”

圣承脑子里“嗡”地一响，脸上青里泛白，屋里死一般的沉默。过了良久，圣承才咬着牙，从齿缝里道：“爷爷，我从三岁到中牟，在您身边也快二十年了，我就是这么个结果吗？”他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或许是刚才跪得久了，身子竟是一歪，差点摔倒，他勉强才站住，在众人的目光里凄然一笑，冲圣衍道：“沈圣衍，你真是好手段，明明都是一个爹的种，可怎么就只是我不受待见？三岁就被亲爹抛弃，你在城里读书科考，我在乡下种地！要是我有机会念书识字，不会比你差！罢了，我再叫你一声大哥，从此之后，咱们一刀两断，各过各的吧。”他踉跄着走到门口，又回身，朝老三义深深一揖，道：“爷爷在上，孩儿这就走了，往后不能在跟前孝顺了，孩儿愿您长命百岁！”

门外，正是深沉莫测的秋夜。圣承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夜色之中。圣衍快步来到院门口，朝外大声喊道：“老二，但凡有了难处，别撑着，家里有人等你！”

可惜久未有人声回应。圣承已然走远，或者他就在不远处，躲在黑夜的混沌中，无声地反击着他所有的遭遇。圣衍呆呆地站了一阵子，怅然转身进屋。而圣承从此下落不明，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已是大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了。

手段

开封城里老街不少。千年的有，像南北土街，宋代叫土市子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千年之前已是繁华鼎盛的去处，至明代始简称土街，民国肇始，为彰显共和，一度改叫共和中街、共和路，又以西侧教育厅街、东侧理事厅街从中分为南北两段，市井细民仍是叫南土街和北土街，图的还是个旧念想。百年的就更多。像省府前街，原来叫行宫角，乾隆十五年这里是行宫，接待了巡视黄河河务的乾隆皇帝；两百多年后，这里又成了行宫，光绪二十七年太后皇帝两宫回銮，从西安到京师，一路上走了九十多天，在开封就待了一个多月，就住在省府前街，老太后住得高兴，还在这儿过了六十六岁大寿；到了民国，行宫则成了豫省省府所在地，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五年，从冯焕章到商起予，十年里换了五任省主席，时间长的三五年，短的寥寥数月而已，在省府前街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开封人倒也不稀罕，好歹是千年帝都打下的底子，改朝换代见得多了，换个省主席当然是稀松平常的事。

清末民初西风日盛，七日一周的说法也渐入人心。每周一、三、五，早上七点，一辆扒克牌小卧车准时停在省府前街沈宅外，接上老沈，一路向东经寺后街、鼓楼街到南土街，再折向北到北土街三九四号现解放路土街段北土街10号，“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所在地。河南农商银行总行外停下。门口早站满了恭候行长视事的本行职员。老沈下了车，一脸微笑，两手抱拳，跟四周同僚寒暄道“辛苦辛苦”，在众人簇拥中大步走进院内。这里曾是闻名华北的“同和裕”银号，民国二十二年银号倒闭，省农商银行盘下了地面，扩建为四面楼群的天井院，清一色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定为总行本部。自民国十七年老沈当上行长时算起，十年已过，省主席都换了五个，行长却一直姓沈。行长老沈之下设有协理二人、襄理三人，总行有文书、会计、营业、出纳、金库五科，调查、信托、铜圆三部，各地分支行、办事处还有二十多处。每周三天老沈到行视事，总行协理、襄理，各科各部汇报自不待言，各地机构来总行办事的也络绎不绝，一时间北土街三九四号竟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